

蘿卜寨的債

一訪



在貴州省的貴定縣某高中支教了四個星期，該是教學圓滿結局的最後一天，一次無意中的村校探訪，使我在這個「天無三日晴、地無三里平、人無三分銀」的國土，體會到甚麼是貧窮，也留下了我對貴定的一條尾巴。

2005年的一個寒冷冬天，久經一個月陰雨之後放晴的下午，我正教完最後一課，羅先勇主任便急不及待地打電話過來，問我準備好了沒有？我匆匆抓起桌上最後的三兩

根圓珠筆，權充作禮物，奪門而出。

一行四人，分乘二輛摩托，在黃泥路上上下下顛簸了十多公里，滿臉黃灰之中，到了一個寒酸的寨子，順著家庭污水潤滑了的小路，黏黏糊糊中卻異常滑溜，既要用力拔起被吸著的鞋子，又不能用力走第二步，要小步向前慢跨，才不致滑倒，如是者溜溜地向下快滑，左左右右、曲曲折折之中，滑到了一處學校，破落得來顯得十分蕭條。

下午五時夕陽殘暉之下，只見破房三幢，兩座較大的「干打壘」（用石頭壘成的房子。石頭與石頭之間沒有水泥之類的黏合劑，下雨很易倒塌，一看便知是危房）式的平房是教室，一幢低矮的是辦公室兼教師宿舍。

一進辦公室，霉濕味還是很重，裡面低矮，上用紅白藍膠布封頂，顯然是防漏，除了一桌、一床、一摩托外，牆上還有一些大人物的肖像和標語，除此也不見太多的雜物，有簡樸淒清的味道。

教室有窗，卻沒有玻璃，夏不擋雨，冬不蔽風，不知小孩怎熬得住。桌椅都是破爛不堪，其中有一教室裡塞滿了早幾天從我支教的「貴定一中學校」運來的破舊桌椅，看來比原來的更好，但個頭較大，不適合小學生的身材，羅主任連忙解說它們會再生之後給小孩子用。最難忘的是黑「板」，只是在凹凸牆身上塗上一層黑油，石頭牆身已是難寫字，再加凹凹凸凸，怎能著色？

操場上沙塵滾滾，幾個大人在打籃球，見到我左攝右拍的照相機，攸的一下子都不見了，只留下幾個髒兮兮的小臉蛋，他們的視線隨著我的鏡頭，從三根樹幹組成的旗桿，徐徐下滑，溜至我的鏡頭裡，他們好奇的眼神，不知所措的表情，污黑黑的臉龐，看到了些甚麼？知道了些甚麼？但我肯定知道的，他們好久好久沒有洗臉了。



擾擾嚷嚷了好久，一位約二十多歲年輕的女教師出現了，我見在寒風中，她僅穿一件毛衣，雖然身體看來還結實可禦寒，不見瑟縮，但在這個天候，在只有幾度的颯颯寒風中，這個裝束，怪可憐的。是突而其來的使她措手不及，或者是語言的阻隔，只見她說話生澀，言詞閃爍。我一急，港式普通話，口音更重了，是聽不懂還是不想講，她句句話的內容總是結巴不清。只記得她是代課教師，月薪只有二百元，太可憐了……其他的便不想再追問，也找不到新的話題，最重要的，我怕大家見到我的淚光，鄭重地送出了那些不值錢的紅圓珠筆，握手道別。

二訪



零六年三月，學習過慈恩會考察建校的過程後，專程到蘿卜寨作個考察，好讓在回港後找人捐個校舍。

是一個回暖的早春中午，乘坐了學校和教育局等的車子，浩浩蕩蕩的十來人，一進村，意想不到地，換來是大鑼大鼓的歡迎。好幾百人頓時沸騰起來，幾個壯男吹起簫笙，邊吹邊扭；美女的苗族服漂亮至極，色彩繽紛，和著音樂節奏而翩翩

起舞，婀娜多姿；小孩更是整齊鮮艷，手舞紙花彩帶，鑼鼓齊鳴，高喊「歡迎、歡迎、熱烈歡迎！」——好一幅春滿人間的溫馨畫！

走出冬寒的桎梏，春日帶來勃勃的生機，令我先前酸楚得一度要落淚的女教師脫胎換骨地出現了，看她指揮若定，神采盎然，在學生面前，多麼自信滿滿，孩子們乖乖地聽她的話，證明了她是一名專業而稱職的好老師。心中的一個懸念放下了。

可是在這個當前，我極吃不消，我不敢當如是盛情的大禮——出師無名，為何要受人歡迎？

如是這般的歡迎儀式，在這一兩年頻繁的奠基或竣工的儀式中常見，我也覺得理所當然。我們代表善長無私地捐了錢，受贈者禮貌式的回報雖是如此的隆重，也是對孩子們的一個感恩的教育，既然捐方無條件地給予你們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，你們也應誠心地回答聲謝意，最好的謝忱，就是學校的歡迎儀式了。

但是，光是打著「考察」的招牌而進校，是不用舉行儀式的。因為考察完後，要視乎條件的合適與否，未必會給他們建成學校，那麼一般的考察都不能接受這般隆重的禮遇。況且，大幅的橫額，牆上的標語，寫著的是歡迎「香港志士仁人」來村考察等等，更添我的罪咎感，區區一個小義工，犯不上稱上稱得上是甚麼志士仁人！難道我替你們建校不成，要我殺身成仁？那我可擔當不起！

如是喧鬧的大禮，我真受不了，真想離開，想一走了之。可是禮數所然，走不得。正是混身不是滋味的當兒，各領導的講話開始了，無非又稱頌「郭老先生」的甚麼大仁大義。罪過！罪過！

儀式過後，尤有甚者，細數之下，六七十人的大排筵席，狗肉火鍋，「土炮」糯米酒，還有婦女的勸酒歌，唱的是苗語，聽不懂，這不打緊，當是耳邊風。但麗音一轉，用顯淺的漢語唱道：大老闆發大財……

唉！窮教書匠一生中，未曾受過如此這樣的稱頌！罪過！再罪過！

這個篇章當然還有續集，回港後，幾度促請教育局將建校建議書寄來，好讓我在香港籌款。之後，連接兩封信，郵費都是九十多元的特快專遞，投來單薄的幾頁紙，上寫著：蘿卜寨已不宜建完小（一至六年級的完全小學），附近的高見坪村想建五十萬元的一所小學。

看官，零六年，一般我們捐贈貴州的村校是四萬元，完小是十萬元，五十萬元可建五間的了。這樣的開天殺價，自然沒有人想捐助。援建學校的計劃當然告吹，百多元的郵費換不了五十萬的回報，但蘿卜寨的陰魂卻未曾消亡：

糯米酒沒有靈性吧！被我喝了是應當的事；可憐的狗兒，你在我腸中沒有悶哼的份兒嗎？你們的犧牲，贖不來學生的一磚半瓦。死不瞑目的狗兒，陰靈縈繞我不放！



在破爛校前舉行歌舞歡迎

三訪

設法取了中大師弟羅樹棋工廠的一批貨辦，那是外銷的高價畫筆畫具。

零七年，也是三月，三訪蘿卜寨，對羅主任說明我是報答一狗之恩，既是吃了人家的狗兒又建不成學校，歌舞昇平之娛沒有任何謝意是不成的，因此，用幾百元托運過來的畫筆畫具，算是一個小小的回報好了。

三吩四囑，羅主任啊羅主任！千萬別再來個甚麼歡迎儀式，去年沒有成仁的陰影還未消除：敲鑼打鼓是擾民，大吃大喝是傷財。老郭對你們的寨子無恩無德，絕對不能接收你們如此盛大的吹捧。小小每個小朋友的禮物，算是吃了你們一頓狗肉的代價，一酒肉換一畫筆，便算打和，一旦扯平，以後我對寨子再無拖欠，彼此心中釋然，豈不快哉！

怎料一進村，又是鬧哄哄的一片，俊男靚女的歌舞之外，還加插了幾位小女學生的活潑舞姿，賞心悅目之餘，可幸減免了講話之類，但心中老是大罵羅主任的大張旗鼓，羅主任卻笑嘻嘻地說，歡迎儀式是群眾自發的，是他們極度樂意這樣做的，是少數民族能歌善舞的最佳體現！



畫具派發後，仍然有數條狗犧牲了性命，轉化成爲人類春天的動力，加深了我的罪孽感。

鼓樂喧天聲中，我氣得發昏第十三章，賭氣狠狠地發誓，向羅主任再三說道我不會再來，恨得牙癢癢地說，第一次我悄悄地來，帶給我無限的雲彩，無限的愁思，給我一個使命；第二次我來，害得我腹中狗吠連連，欠下狗肉債；第三次再來，報了狗肉恩，倒欠了人情債！

人生的債很多時都是這樣，有了第一次，卻一而再，再而三……如此類推的債，怎生還得了？

第三集的這段「恩」，可幸由慈恩基金會的義工方康麗代我償了。

零七年四月間，方康麗這位大姐姐，去畢節地區替小學生們搞些活動。於是我游說她說，你去體驗一下，蘿卜寨的孩子也是挺艱苦的，學校破舊如故，教室潮濕陰暗，窗戶洞開，冬喝寒風，夏淋雨水，要是你去教他們一些新畫畫法，刺激一下他們的創作思維，不失是振學興教的好去處。如果寨子裡無意地出現了一位如畢加索的大畫家，人們便會不加思索地說是你的功勞了。而且，每個小朋友都有了一盒畫筆，如果不用，徒然浪費。

方康麗欣然答應，水彩橫飛的一個鬧鬧騰騰的下午，孩子們的大作張張揚揚地顯示在鏡頭面前。

方康麗還捎來一個好消息，在校的三位教師都轉正，成爲公辦教師了。（薪酬嗎？大幅提升。）

該是告別蘿卜寨的時候了，恩情都已報，心債都已釋，我也說過不再來，以後各不相虧了吧！



四訪

命運就是這樣奇特，是債或是緣，我總搞不清。我和蘿卜寨再唱未了緣，約會又來了……

三番四次想替蘿卜寨辦學校的心，都因制度或人事的問題而告吹，正當我的心思轉向其他縣份時，慈恩基金會的義工徐逸新在五月間一次偶然的機會中考察了蘿卜寨，馬上得到了資助，正是有心栽花花不發，無心插柳柳成蔭，徐老代我完成了心願，也是世世代代蘿卜寨村民的建校心願。

基金會會長簡耀光知我對蘿卜寨有過這樣的一段情，說：「老郭就去做代表參加新校的奠基禮吧！」

零七年六月尾，四訪蘿卜寨，鼓樂聲中的訊息，是真真正正的一片感恩……

老郭對老天爺完成心願的感恩……

村中人民的感恩……



郭勳亮 於 2007.06.09

筆者按：文中可見一斑的是——今日貴州某些官員的作風，苗族的風俗，以及我們一些義工的心願。

後記：

08年1月筆者五訪蘿卜寨，視察工程進度，學校主體工程完成。

08年6月20日，學校再度歌舞歡宴。筆者約同建校功臣徐逸新，一起參加隆重的竣工儀式。

